

T2514/0327(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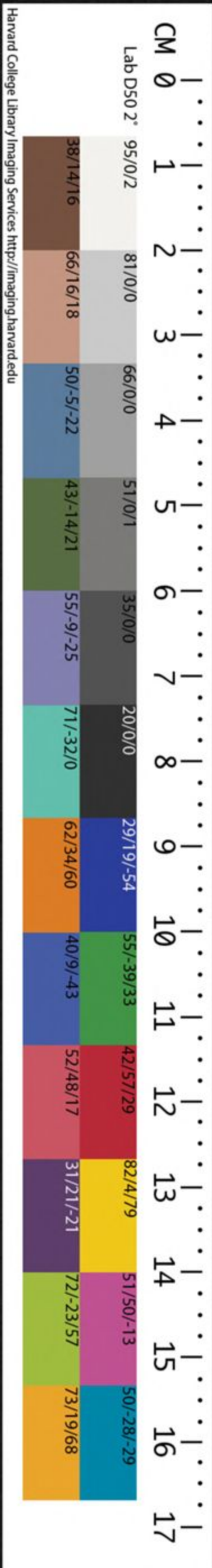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5

MAR 1 1954

冊數	書名	函號	部類
三二	唐末名賢歷代確論	二架三四〇	總集

第九四九號





唐宋名臣代傳論卷第四十二

景帝

文景優劣 子由

是錯 事類老景 子由 少游 何若 郭

賢與否 白文 東坡 蘇都 韓德興

五景優劣

子由論曰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者仁大度有

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寔非文

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

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滑之叛逆勢激於此

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貶斥死淮南郵



渡邊平精  
觀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二

渡邊平精藏

景帝

文景優劣 子由

小訂文庫

晁錯 李觀老泉 子由 少游 何去非

賈嬰田文 東坡 鄧都 權德輿

文景優劣

哈爾濱大學哈佛書院  
圖書館珍藏印

子由論曰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實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寔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貶斥死淮南鄧



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鼂錯始  
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  
說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  
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  
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  
而縱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  
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皆理而傷  
道者一至如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  
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義弑君稱  
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  
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

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  
罪不及民故邪此可爲不恭儉者戒也

鼂錯

李觀曰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鼂錯以姑息  
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而議按錯潁川人起  
於諸生事文帝爲太常掌故以英詞射策累擢爲  
中大夫及景帝卽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  
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思永漢室而患諸侯  
侈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剪其翼而固其本也度  
錯之志豈有負漢哉原吳濞之反誠有由然間人  
骨肉而塞小忿自非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旣立臣



節安附欲無爲逆終不可得也蓋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大爲計料勝一舉遂搖長舌交結七國借誅錯爲名景帝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冀其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爲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於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爲臣之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歎歎長悲益爲天子之羞爾始高祖封漢於吳以識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駭盜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

小臣怖人人束約各欲傳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深病之荅曰所以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鼂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夫史臣責錯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宥鼂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爲忠也孰可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爲賊由袁盎昧



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直木先伐愚智何道哉

老泉曰昔者高祖急於滅項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



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

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云云



東坡曰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救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

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以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



守而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  
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  
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累其  
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  
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  
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  
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  
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子由論曰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文帝以柔弱御  
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藩南越帝修其  
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教

凌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  
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  
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  
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  
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  
因之誦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  
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  
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  
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  
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



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  
死其為害亟矣鼃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  
墻深其陷阱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  
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好名  
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鼃錯者鮮矣



少游曰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袁盎之謀斬鼂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破也何則勝敗之機係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鼂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

號疆大然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摘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即山鑄錢煮海為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為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為冤此正樓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為是以妻言之則為妬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使盎與錯素無毗睚之嫌其為



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奈何卽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爲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爲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忠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澧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錯事出景帝袁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於

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尚爲社稷之成敗哉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爲也何去非曰古者持國任事有四臣焉杜患於未然弭留於未形者賢臣也禍結而排之使安難立而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國安矣挈而錯之危世治矣汨而屬之亂者非愚卽姦臣也蓋姦臣之不足者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國任事禍之府也昔者鼂錯嘗忠於漢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下之大權也是以輕發七國之難而其身先戮於人之一言可不謂愚乎彼錯者爲申商之學銳氣而寡恩好謀而喜功之臣者也自孝景之居東宮



而錯說之以人主之術數也固以智籠之矣及其  
卽位而以天下聽之彼挾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  
欲就其所謂術數之効是以輕爲而不疑決發而  
不顧卒以憂君危國幾成劉氏之大變而後世之  
士猶或智之獨子雲乃謂之愚子雲之愚錯也非  
以其智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  
國未發之禍而故趣之其亂也東諸侯之勢誠強  
矣強而驕驕而反亦其理也然而東之而使無驕  
御之而使無反者豈固無術邪而錯之策曰削之  
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  
而禍大是錯之術無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錯之所

謂禍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暮得其民故也安有  
數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爲之役也吳王所  
發五十萬之衆者皆其削郡之民也連七國百萬  
之師西嚮而圖危關中乃曰禍小者真愚也夫七  
國之王獨吳少嘗軍旅爲宿姦故惡其六王皆驕  
夫彘稚非有高材絕器挾智任術足以就大計者  
其謀又非前締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徜徉相視而  
起皆吳實迫之欲并以爲東帝之資耳當孝文之  
世漚之不朝發於死子之隙而反端著矣賈誼固  
嘗爲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窮其姦而  
以恩禮羈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餘年而漚無



他變也。漚之反於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吳者四十  
三稔矣。齒髮固已就衰而鄉之勇決之氣與夫驕  
悍之情窺覲之姦皆已沮釋矣。今一旦奮然空國  
西嚮計不反顧者漚豈得已哉。有錯之鞭趣其後  
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漚者三郡且南面而撫其  
國者四十餘年錯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趙  
諸齊皆以暗隱微慝奪其封國之半彼固知其地  
盡而要領隨之是以出於計之無聊為一決耳。向  
使景帝龍衣孝文之寬假而恩禮有加焉而錯出於  
之父偃之策使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  
弱其勢則漚亦何事乎。白首稱兵冀所非望而楚

趙諸齊不安南面之樂而甘為漚役也。吳王反虜  
也。固天人之所共棄未有不至於敗滅者。然亦幸  
其未為曉兵者也。使其誠曉兵則關東非漢有而  
錯之罪可勝戮哉。方漚之起也其謀於宿將則曰  
必先取梁其謀於新將則曰必先據洛二策者皆  
勝策也。而吳王昧於所用故敗亡隨之。其曰必先  
取梁者梁王親景帝之母弟國大而強北距泰山  
而西界高陽今釋梁不下而兵遂西則漢衝其膺  
梁搗其脊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取梁為功  
者圖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者也。雒陽阻山河之  
固扼西兵之衝積武庫之械豐敖倉之粟今不疾



據而徐行留攻則漢騎騰入梁楚之郊以蹙之敗  
可立待也此新將以先據雒為功者立竒之策也  
所謂以竒勝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反國之虜  
無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數也幸其當時無以雙舉  
而並施之以教之也是以吳王用其攻梁而不用  
其據雒此所以亟敗也所謂雙舉而並施者銳師  
卷甲以趨雒陽重兵疾攻以覆梁都雒無能入關  
而山東舉矣知取梁而不知取雒則漢兵得以東  
下知據雒而不知取梁則梁兵得以躡後使銳師  
據雒而重兵攻梁雒已據則漢兵不能即東漢兵  
不東則必舉梁梁舉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於此

乃屯聚而不分以壓梁壁梁未及下而亞夫之軍  
馳入滎陽而壁昌邑矣求戰不得欲去不可彷徨  
無所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為曉兵者也向使吳  
王兩用其策而又假田祿伯之偏師提之以趨武  
關周丘長驅遂歷陽城之北反雖不遲而禍實大  
矣嗚呼孰謂鼂錯非真愚者哉

竇嬰田蚡

東坡曰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  
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欲  
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  
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



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  
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蚡起又  
可以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  
語也

郅都

權德輿酷吏傳議曰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  
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已循性  
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  
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三傳  
以誠世爾而復以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  
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



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又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斂手側目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且入居公卿出總列郡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創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以推理沉命侮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

又何補焉噫嘻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莅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棖之慾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二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三

武帝上

孝武免三秦之禍 溫公

窮兵四夷 張祜 何去非 子由

王恢韓安國論擊匈奴 子由 東坡

封田千秋為富民侯 溫公 張詠

李廣利伐宛取馬封海西侯 溫公

用主父偃策削諸侯地 荆公

用宦者典尚書 王元之

戾太子 溫公

封禪 林簡言 羅隱



好神仙 李華 李德裕

狄山與張湯爭議 東坡

見衛青沒黯 東坡

沒黯 東坡

司馬相如 東坡 劉蛻 李白 柳子厚

孝武免亡秦之禍

溫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弊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守先王之道知所慕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

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窮兵四夷

張祐詩曰漢代非良計西戎世世塵無何來善馬不筭苦生民外國讎虛結中華憤莫伸卻教為後恥昭帝遠和親 又曰留名魯連去於世絕遺音盡愛聊城下寧知滄海深偶然飛一箭無事在千金迴望凌煙閣何人是此心

何去非曰兵有所必用雖虞舜太王之不欲固當舉之有所不必用雖蚩尤秦皇之不厭固當戢之古之人君有忘戰而惡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蹙於弱而不能振有樂戰而窮兵其敝天



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勢蹙於強而不知屈然則兵於人之國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西漢之興歷五君而至於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誅強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亂征不服迄於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餘年呂后惠文乘天下初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校之德其於兵也固憚言而厭用之也可謂知天下之勢矣孝景之於漢也蓋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時也然而卽位未幾卒然謹於七國之變故其心氣創艾亦姑安天下之無事未暇爲天下之勢慮也然其爲漢之勢亦浸以趨弱矣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澤知

夫天下之勢將就弱而不振所當濟之以威強而抗武節之時也方是時也內無姦變之臣外無強偪之國而世爲漢患者獨匈奴耳夫匈奴自楚漢之起乘秦之亂復踐河南之地而其勢始強高帝嘗以三十萬之衆困於白登之圍蓋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歸不思有以復之而和親始議矣高后被其嫚書之辱臨朝而震忿矣終之以婉辭順禮慰適其桀驁之情凡此者皆欲與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順悅輸遺者甚至飾遣宗女以固其懽蓋送車未返而胡已大舉深入矣候騎達於甘泉雍都其後乍親乍絕益爲寇



患至於近嚴霸上棘門細柳之屯以衛京都以孝  
文之寬仁慎靜攝衣發憤親駕而驅之者再乃至  
乎輟飯搏髀而思頗牧之良能也孝景之世其所  
以悅奉之情與夫遺給之數又加至矣然其寇侵  
之暴信然其不止也由是觀之漢之於匈奴非漢  
懲而大治之則其爲後患也可勝備哉是以孝武  
抗其英特之氣選徒習騎擇命將帥先發而倡誅  
之蓋師行十年斬刈殆盡名王貴人俘獲百數置  
于捧手窮遁漠北遂收兩河之地而郡屬之刷四  
世之侵辱遺後嗣之安強至於宣元成哀之世單  
于頓顛臣順謁期聽令以朝位次比內諸侯雖曰

勞師匱財而功烈之被遠矣使微孝武則漢之所  
以世被胡患其戎役轉餉以憂累縣官者可得而  
預計哉甚矣昧者之議不知求夫天下之勢強弱  
之任所當然者而徇曰文景爲是慈儉愛民而武  
帝瀆於兵師祈祀至與秦皇同日而非詆之豈不  
痛哉使孝武不溺於文成五利之姦以重耗天下  
攘虜之役止於衛霍之旣死而不窮貳師之兵則  
其功烈與周宣比隆矣

子由曰天下有三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  
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乎國之無威欲  
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



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  
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有兼受其病者昔匈奴  
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  
不知征伐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  
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  
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尊而文景不以為意以求  
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  
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大半洗  
除先帝之宿恥而誇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  
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  
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

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筭矣

王恢韓安國論擊匈奴

子由曰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  
高不為名所眩下不為利所怵類能知之人主生  
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  
其利不睹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  
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  
聞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田蚡蚡曰越人  
相攻其事常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  
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  
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懇帝



誣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  
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  
匈奴請和親行人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  
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  
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吏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  
擊心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其  
擊帝從恢議使聶壹因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  
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  
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  
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  
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

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谷而事已不救矣然  
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  
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  
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邪

東坡曰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反復  
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復乃云意者有他謬巧可  
以禽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  
屈其議以信恢爾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  
亡者豈計於謬巧哉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  
漢幾亡可以爲後世君子之戒 又曰漢武帝違  
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繆公違蹇叔之



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封曰千秋爲富民侯

溫公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張詠擬富民侯傳贊曰漢武晚年以丞相爲富民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惟導之若此將復古王之功歟嘻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教旣闢民命在賢賢不可黷黷之非賢先王本仁孝以辨之民

不可擾擾之生弊先王本簡儉以御之粵自桀作

瑤臺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闢其

欲而下散其束四入桓桓去勞就安百途鑿鑿彫

僞散朴衰周之民也真可哀哉一作之百取之斑

白不得息稚齒而趨驅焦勞力竭而飢凍繼之浮

民斲我利非賢盜我食何嘗少得佑助徒俾日攻

之故謂令德日埋窮兵亦私末途喧喧而大本取

弊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誰拯之歟漢洗

秦弊七十年武威文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

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鄉功磨三代加於武皇事

威窮侈四十年間民力凋半亟下富民之詔尊爲



上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  
富不知國正而後民治吁不能師三代育民之法  
以事末術良可悲矣亦猶止奔流之舟雖萬斯篙  
未若五尺之纜之要也療已弊之民雖百斯術未  
若一正其本之仁也烏乎末途未塞本弊不正欲  
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漢雜霸道史或過矣余愛  
其君有富民之志臣榮富民之號又憤不能開通  
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矯之贊曰五后之世事簡而  
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之名稀所  
稱焉二代之季四人亂倫百途競新蚩蚩餓吐無  
階休存之遂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間  
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如何哉又如何哉

使李廣利伐宛取馬封海西侯

溫公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  
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  
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係焉苟為不擇賢愚  
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  
則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  
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愚曰過矣  
用主父偃策削諸侯地

王荆公曰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  
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



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是非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侵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而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無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

用舊考典尚書

王元之曰武帝以遊宴後庭公卿不得入改用舊考典尚書之官起于秦代漢因置之自高祖已來並用上人矣所以出納詔命通掌圖書擬元象則謂之文昌考上古則謂之司會專席而坐華省以居服進賢之冠納言之幘拜則爲之冊命薨則爲之發哀居三獨座之尊當二千石之貴苟非明故事識舊典者得非尸祿而曠位乎武帝以遊宴之樂任閹豎之徒于是乎失正名矣書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傳曰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且官得其人民受其賜非其人民罹其苦爲國者可



不慎乎況大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李固謂  
之喉舌韋彪比之樞機可不慎選其人乎且宦者  
四星在帝座之側聖人法天而置之耳所以于宮  
掖之間備閣守之用持觴進膳而已今使之總領  
五曹提挈百揆專臺閣之任同冢宰之司不亦難  
矣哉亦猶授豹舄于跣夷遺龍章于裸壤也歷觀  
往古有國之君親比于宦人者鮮不亂於邦家矣  
嗚呼黑貂絳服天閣禮闈漢之重秩也為宦者有  
之可痛惜耳遂使姦倖求進摩肩于朝廷忠直偷  
安適迹于杯麓夫如是則百工三事能無轍亂者  
乎且恐後之有國者迹為故事因議以明之

### 戾太子

溫公論皇子弗陵之生因命其母鈞弋宮門曰堯  
母門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  
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  
恙而命鈞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  
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  
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又曰古之明王教養  
太子必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為保傅師友使  
朝夕與之游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居處無  
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  
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



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 封禪

林簡言曰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爲僭觀漢武封泰山非僭歟抑聞無其位無其德爲事僭也有其位無其德爲事亦僭也又聞封泰山報成功也斯皆德稱乎位者爲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黃帝顓帝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奚慕哉秦乎伏羲乎堯舜乎秦封禪二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若以伏羲堯舜爲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道歟以所行之道侔之乎不侔之乎彼茅茨不翦而木不呈材豈曰侔哉彼舞干羽于兩階而黷武窮邊豈

曰侔哉彼用變典樂而李延年進豈曰侔哉彼設謗木而捕人誅者死豈曰侔哉凡所舉雖廝養之人亦知不侔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侔行其侔者已行之則卿大夫行之卿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奈何不遵此道取司馬相如諛佞遺草內欺於方寸而不能自忖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冒煙雲躡凌兢封泰山禪梁父好商辛夏癸之奸迹伏羲堯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公譏封禪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無帝王位故也夫無德與無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



脊茅以藉口不使其君與季氏等  
羅隱論山呼曰人之性本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  
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雖貴賤則殊  
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  
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  
有一於是則爲國之大蠹孝武帝承富庶之後聽  
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禎  
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  
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致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  
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况千口萬舌是以  
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爲祥而爲英主之不幸

### 好神仙

李華詩曰日照崑崙山羽人披羽衣乘龍駕雲霧  
欲往心無違此山在西北乃是神仙國靈氣皆自  
然求之不可得何爲漢武帝精意徧羣山糜費詎  
萬計宮車終不還蒼蒼茂陵樹足以戒人間

李德裕曰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擒滅六國  
兼義唐之帝號漢武翦伐匈奴恢商周之疆宇皆  
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尊周孔之道以爲教化用  
湯武之師以行弔伐而英才遠略自湯武已降鮮  
能及矣豈不寤方士之詐哉蓋以享國旣久歡樂  
已極馳騁弋獵之力疲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



龍角觝之戲倦矣絲竹鞞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爲  
奇以方士爲翫亦庶幾黃金可成青霄可上固不  
在於嗇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千人萬人之  
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  
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譎詐不誕  
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  
余嘗覽曹植論左慈對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  
以優笑蓄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靜者爲  
之隱身巖穴不求聞達如山鹿野麋是其志也豈  
樂翹車之召哉敢自銜其術面欺明主者亦鮮矣  
時旣不用逐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可誅

則公孫卿藥大無非行詐殺其干勢利以自銜者  
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爲甚矣正觀末高宗不誅  
天竺方士那邏邇婆娑寐逐之歸國斯可謂後王  
法矣

狄山與張湯爭議

東坡曰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爾然朝廷有  
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  
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  
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  
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  
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



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見衛青汲黯

東坡曰漢武無道無足觀者惟據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爲可佳爾若青奴才雅宜舐痔據廁見之正其宜也

汲黯

東坡曰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歿思其言想見其人形於夢寐亦可謂樂賢好德之至矣漢武帝雄才大略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存而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至刑措而武帝之政

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司馬相如

東坡曰司馬長卿始以污行不齒於蜀人旣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人遷虜也故眩而喜耳蜀多君子何喜之有 又相如歸臨邛臨邛令王吉謬爲恭謹日往覲相如相如稱病使從者謝吉及卓氏爲具相如又稱病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爲率錢之會耳而



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喻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余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也諂諛之意死而不忘猶作封禪書如相如真所謂小人也哉

又詩曰相如偶一官虫齧蜀父老不記犢鼻時滌器混庸保著書曾幾許渴肺灰土燥琴書有遺魄笑我不歸早作書遺故人皎皎我懷抱余生幸無媿可與君平道

又曰陳皇后廢處長門宮聞相如工為文奉百金為相如文君取酒相如為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予觀漢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以微詞褻慢及宮闈間太史公一說李陵事以為意沮貳師遂下蠶室陳皇后得罪止坐衛子夫子夫之愛不減李夫人豈區區貳師所能比乎而於相如之賦獨不疑其有間於子夫者豈非幸與不幸固自有命歟世以禍福論工拙而



以太史公不能保身於明哲者皆非通論也  
劉蛻曰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  
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聞之  
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不大  
今按其本傳云官則止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  
有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武帝然而不逮者蛻知  
之矣于時武帝以四境為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  
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減  
十夫之口食宜矣 李白大獵賦序曰賦者古詩  
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  
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歷代以為文雄莫

敢詆訐臣請語其大畧竊或禡其用心子虛所言  
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吞若八九  
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  
也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總經數  
百長楊誇胡設網為周法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  
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  
為窮壯極麗迨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但王者以  
四海為家萬姓為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  
庶異之而臣以為不能以大道正君示物周博乎  
文論苑囿之小竊為微臣不取也 柳子厚曰昔  
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盈石



渠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相如  
遊于梁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  
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四

武帝下

李陵 樂天 少游 何去非

李廣 溫公 何去非

霍去病 何去非

桑洪羊 張彥 李德裕

公孫弘 李德裕

石慶 少游

終軍 柳子厚

李陵

樂天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



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  
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  
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  
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  
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  
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  
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曠  
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  
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  
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  
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

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  
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  
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  
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  
死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  
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  
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  
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  
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  
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  
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



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効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不其然乎

秦少游曰草食之獸不疾而易數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如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而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帝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爲強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衛青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



又有諸將相與應接然後有功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百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嘗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之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荆旣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荆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爲利哉以爲小變不可恃大

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奢以爲吳干之劔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心取之不取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哉而不勝一豆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頽其家聲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



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躐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諸酋皆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何去非曰善將將者不以其將予敵善為將者不以其身予敵主以其將予敵而將不辭是制將也將以其身予敵而主不禁是聽主也故聽主無斷而制將無權二者之失均焉漢武召陵欲為貳師將輜重也而陵惡於屬人自以所將皆荆楚勇士奇才劍客願得自當一隊以步卒五千涉單于廷

而無所事騎也夫所謂騎者匈奴之勝兵長技也廣澤平野奔突馳踐出沒千里非中國步兵之能敵也以匈奴之強兵騎之衆居安持佚為致敵之主而吾欲以數千之士擐甲負糧徒步深入策勞靡憊為赴敵之客是陵輕委其身以予敵矣而漢武之不禁也乃甚壯之而聽其行上無統帥而旁無援師使之窮數十日之力涉數千里之地以與虜角而冀其成功陵誠勇矣雖其所以摧敗足以暴於天下卒以衆寡不敵身為降虜辱國敗家為天下笑者是漢武以陵與敵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



軍獨出當單于十萬之師轉鬪萬里安得不爲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計必勝而後戰是勝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後動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將取荆問其將李信曰度兵幾何而足信曰二十萬足矣以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君甚壯信而怯翦也遂以二十萬衆將信而行大喪其師而還秦君大恐自駕以請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願非六十萬人不可也秦君曰謹受命翦遂將之卒破荆而滅焉冒頓單于嫚辱呂后漢之君臣廷議欲斬其使遂奉兵擊之樊噲請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昔

高祖以四十萬衆困於平城噲奈何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也呂后大悟遂罷其議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將予敵而不辭呂后聽樊噲以身予敵而不禁則二將之禍可勝悔哉夫李廣李陵皆山西之英將也材武善戰能得士死力然輕暴易敵可以屬人難以專將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奮勸氣節霆擊鷲搏則前無堅敵而功烈可期矣漢武皆非其所任二人者終債屨而不濟身辱名敗可不惜哉大將軍衛青之大擊匈奴也以廣爲前將軍青徙廣出東道少回遠乏水草廣請於上曰臣部爲前將軍令臣出東道臣結髮與匈奴戰乃



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而青陰受上  
旨以廣數奇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遂出東  
道卒以失期自殺夫以廣之材勇得從大將軍全  
師之出其勝氣已倍矣又獲居前以當單于此其  
志得所逞宜有以自効無復平日之不偶也奈何  
獨摧擯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於悒悒而天下皆  
深哀焉至若陵也又聽其以身予敵而棄之匈奴  
僥倖於或勝及其以敗聞徒延首傾耳望其死敵  
而已無他悔惜也嗟夫漢武之於李氏不得為無  
負也蓋用廣者失於周而用陵者失於易其所以  
喪之者一也賈復中興之名將也世祖以其壯勇  
輕敵而敢深入不令別將遠征常自從之故復卒  
以勳名自終蓋勇壯輕敵者可以自從而別將遠  
征之所深忌也觀賈復之所以為將無以異於陵  
廣也而世祖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從者是明於  
知復而得所以馭之之術也故卒收其効而全其  
軀不然則復也亦殞於敵矣嗚呼任人若世祖者  
幾希矣

### 李廣

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治衆而不用法無  
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  
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



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  
彼旣以程不識爲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  
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  
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  
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效李廣鮮不覆  
哉



何去非曰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當天  
下之正義正義之立在國爲法制在軍爲紀律治  
國而緩法制者亡理軍而廢紀律者敗法制非人  
情之所安然吾必驅之使就者所以齊萬民也紀  
律非士心之所樂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嚴三  
軍也昔者李廣之爲將軍其材氣超絕漢之邊將  
無出其右者自漢師之加匈奴廣未嘗不任其事  
蓋以兵居郡者四十餘年以將軍出塞者歲相繼  
也而小大之戰七十餘遇以漢武之厚於賞功自  
衛霍之出斬虜而取侯封者數十百人廣之吏士

侯者亦且數輩而廣每至於敗劓廢罪無尺寸之  
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以當幕府之責當時  
後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也竊嘗  
究之以廣之能而遂至于此者由其治軍不用紀  
律此所以勳烈爵賞皆所不與而又繼之以死也  
夫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  
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於怨善於  
將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  
而百勝也雖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職也士未有  
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職者可戰也未有以致其  
職而有以致其私者未可戰也蓋私者在士而職



者在將在士者難恃在將者可必故也夫部曲行陣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雖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輒廢而緩於申嚴約束者也故以守則整而不犯以戰則肅而用命令廣之治軍欲其入人之自安利也至於部曲頓舍警嚴管攝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專爲恩所謂軍之紀律者未嘗用也故當時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佚樂爲之死敵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今而功之難必也士誠樂死之矣然其紀律之不戒者亦所以取敗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昔

者司馬穰苴卒然擢於閭伍之間而將齊軍一申令於莊賈而三軍之士莫不奮爭爲之赴戰遂一舉而摧燕晉之師彭越起於羣盜百人之聚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旦號令斬其後期衆皆莫敢仰視遂以其兵起爲侯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豈復所謂素撫循之師者哉以其得治軍之紀律能使夫三軍之士必死於令故也廣不求諸此乃從妄人之談而深自罪悔於殺已降以爲禍蓋莫大於此者亦已疎矣

霍去病

何去非曰天之所與不可強而甚高者材也性之



所授不可習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無可強之材  
可習之智則凡材智有以大過於人者皆天之所  
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於兵天下之能莫巧  
於戰以其神也故溫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  
能知謂其巧也而桀惡欺譎不羈之小人常有以  
獨辨由是觀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於兵之妙  
用者皆天之所資也昔者漢武之有事於匈奴也  
其世家宿將交於塞下而衛青起於賤隸去病奮  
於驕童轉戰萬里無嚮不克聲威功烈震於天下  
雖古之名將無以過之二人者之能豈出於素習  
耶亦天之所資也是以漢武欲教去病以孫吳之

書乃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兵法信哉兵之  
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無言焉而去病發之此足  
知其爲曉兵矣非以兵可以無法而人可以無學  
也蓋兵未嘗不出於法而法未嘗能盡於兵以其  
必出於法故人不可以不學然法之所得而傳者  
其粗也以其不盡於兵故人不可以專守蓋法之  
無得而傳者其妙也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一日  
之內一陣之間離合取舍其變無窮一移踵瞬目  
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書以應無窮之敵則勝負  
之數戾矣是以古之善爲兵者不以法爲守而以  
法爲用常能緣法而生法與夫離法而會法順求



之於古而逆施之於今仰取之以人而俯變之以  
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  
視之若拙而卒爲工察之若愚而適爲智運奇合  
變旣勝而不以語人則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  
去病之不求深學而自顧方略之如何也夫歸師  
勿遏曹公所以敗張繡也皇土用嵩犯之而破王國  
窮寇勿迫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  
降薛仁果百里而爭利者蹶上一將孫臏所以殺龐  
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破叛羗强  
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十之鋒也光武犯之  
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

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  
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  
將白起而破趙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計知其必棄  
上中而用其下賈詡策張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敗  
以敗軍擊勝卒而勝宋武先料譙縱備我之出其  
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暫出野次忽焉  
而歸卽降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膠  
而書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此是果  
不在乎祖其緒餘而專守也趙括之能讀父書詳  
矣而藺相如謂徒能讀之而不知合變也故於其  
論兵雖父奢無以難之然奢不以爲能而逆知其



必敗趙軍者以書之無益於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書之所不能傳而亦非吾心之能逆走於未戰之日也昔之以兵爲書者無若孫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備矣其所不可者雖武亦無得而預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善學武者因諸此而自求之乃所謂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學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執孫吳之遺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謂之善者亦已妄矣

### 桑弘羊

張或漢史贊桑弘羊評曰班固稱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且謂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處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者乃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成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辛淫酗則惡來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爲



此也季孫用田賦孔子書而過之以其踰周公之制也而況攘臂抵掌力爲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之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者小人之所赴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爲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閉生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爲盜者藝愈精而罪愈重盜愈利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韓鹽鍊析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潔已自守不及時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堅躬修國

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論一言不智其若是乎

李德裕曰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處將相弼諧之任則姦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爲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論領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爲之賂聚貨者所以得升矣貴操其奇贏乘上之急售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實賂多託賈人汚吏處之頗類牧羊而蓄豨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



蹙生人日困揚雄上書云漢武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與以利國為非揚雄以推酤興歎稱其職者必皆挾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弘羊析秋毫之數小人為能君子所以不忍為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為之甚痛哉

公孫弘

李德裕曰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唯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

於天下無嫌矣故唯周公則可稟上聖之姿邪不得入是以好士不為累也漢武為戾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始皆欲招賢人而天下賢人少小人多賢人難進小人易合難進者鴻冥易合者膠固矣何以知之劉滂有枚乘鄒陽不用其言而應高田祿伯為其羽翼劉武有鄒陽韓安國不用其謀而羊勝公孫詭為其腹心劉安行陰德好文辭雖愛神仙黃白未害為善終以左伍被敗以是而知雖骨肉之親非周公聖德皆不可也班固稱四豪者六國之罪人也今不復論矣呂不韋習戰國之餘風陳希值漢綱之疎闊逮乎魏



其武安終以權勢相傾自武安之後天子切齒衛  
霍改節則賓客之為害固可知矣公孫弘起客館  
開東閣以延賓客賢人與參謀議非也然謂之賢  
人必非黨附朝宰交亂將相者矣其時武帝躬親  
萬機嚴明御下人自守法不敢為非宰相唯有平  
津政出一門自然無傾奪之勢其食客故人不居  
顯位未足為朝廷患也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  
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滅胡之本公孫弘以為不  
可朱買臣發十難弘不能得其一又奏人不得挾  
弓弩吾丘壽王以為不便上以難丞相詘服則知  
平津之賓客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雖有賓館何

益於謀議哉況近世秉大政者常不下四三人而  
輕薄遊相門與槐柳齊列所謀以傾奪為首所議  
以勢利為先是以魏其武安之徒共成禍敗劉班  
殷鐵之客不相往來又役姦智獻奇計者道其邪  
徑苟合匪人世道嶮巇無不由此昔漢武謂田蚡  
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哀帝責鄭崇君門如  
市何以欲禁切主上皆賓客之害也余謂丞相閉  
關謝絕賓客則朝廷靜矣

石慶

少游曰漢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  
內脩法度外攘胡粵封泰山塞決河朝廷多事丞



相李蔡嚴青莊翟趙用公孫賀劉屈氂之屬皆以  
罪伏誅其免者平津侯公孫弘牧丘侯石慶而已  
平津以賢良爲舉首用經術取漢相辨論有餘習  
文法吏事其免故宜牧丘鄙人耳爲相已非其分  
又以全終何也蓋慶之終於相位非其才智之足  
以自免也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何則夫君  
之與臣猶陰與陽也陰勝而僭陽則發生之道缺  
陽勝而偏陰則劾制之功虧僭實生於偏偏亦生  
於僭兩者無有是謂太和萬物以生變化以成方  
武帝卽位之始富於春秋武安侯田蚡以肺腑爲  
丞相權移人主上滋不平時以太后之故隱忍而

不發當此之時臣強君弱陰勝而僭陽武安侯旣  
死上懲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充位  
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自丞相已下皆惶恐  
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強臣弱陽勝而偏陰夫  
豪傑之士類多自重莫肯少殺其鋒鄙人則惟恐  
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強臣弱陽勝偏陰之時雖  
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安得而終然則用之而  
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爲相時九卿更用事不  
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  
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  
自以爲得計旣而不知所爲復起視事嗚呼此其



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弘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於朝奏暮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回折庭爭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則與慶相去為幾何邪弘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獲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吳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號為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惟相如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廷臣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惟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謂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嗚呼如汲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終軍

柳子厚曰彼終童者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噬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噬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

賢吏

子由曰昔者漢武之世吏之賢者有汲黯之持重



鄭莊之喜士兒寬之廉平董生之文雅公孫之恭  
儉文翁之好儒若是其盛而所謂居官可紀者六  
人參列於其間

漢鼎

東坡曰禹鑄九鼎用器也然初不以爲寶象物以  
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于洛邑蓋  
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  
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  
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  
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  
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

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絕周之祀不  
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  
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  
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  
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  
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  
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省方  
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  
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  
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  
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



遺後世君子其詞曰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  
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  
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  
而拳拳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四



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三代及秦漢以來亦  
命之君靡不有茲鼎  
鼎存而君存  
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  
而拳拳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四



